

汉印肖形证狼狽

王国华

在历代印谱中，保存着各种图象的印，有纯图形的，也有图文结合的，我们统称为肖形印。一般的说，纯图形印的时代，早于附有文字的，图文结合的肖形印，以汉印为最多。这些形象生动的肖形印，象一簇鲜花，给我国古代艺术的园地里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家藏的肖形印，就有人物、鸟兽、鱼虫和装饰性的花纹，取材有陶、石、骨、铜、铁、琥珀。这些图象不仅起装饰作用，还代表着一定的意义，如图腾的象征，消灾除祟的辟邪形，以人舞表示“长乐”，以羊或麒麟表示“吉祥如意”等等。可是还有个别的图象很难辨识，有的可能象后来的押印，只是一种记号，但有的本来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古义失传，在今天我们没法去理解，这就有待于我们细心的去探讨了。

一九三三年，先父王献唐先生得一汉肖形印，铜质，印内刻姿态相同的二兽，一仰一背。初不解其义，细审才知是狼狽二兽。此印出现，对史书上有关狼狽的记载，予以澄清。下录先父日记所记：



今日得汉象形印，上作二兽，一仰一背，友人曰岂狼狽耶？归来剔视，果如其言。《博物汇典》“狼前二足长，后二足短，狽前二足短，后二足长，狼无狽不立，狽无狼不行”，云云。今言相需不可离者，曰狼狽，又谓相倚为恶者，曰狼狽为奸。狼狽为一类，状类犬，后足稍短，尾粗大

下垂，印内二兽，正象其形。狼为习见之物，不如《汇典》所述“无狈不立”，昔岁时以为疑，今复细思，狼狈盖仰背也。狼仰狈背，古音相近，一仰一背，有亲并之意，相济为恶，因曰狼狈为奸。狼狈为奸犹言表里为奸也。仰背初无恶义，引而加之济恶，故以同音改其字为狼狈。以示咒辱，初与狼狈无涉，但同音假用耳。后人不得其义，又造为足长足短之说，殆非也。以此印证之，殆汉人已然。一仰一背，稍为近真，然已非旧。李密《陈情表》：“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”。狈为跋之音假，实即《诗》之“狼跋”，与此义别，俟再详考。

狼是人常见的动物，狈谁也没见过。狼跑跳灵敏，“无狈不立”的臆说，根本不能成立，所以唐代段氏的《酉阳杂俎》以至现代的汉语词典，都说狈不能行，必须趴在狼身上，才能行动，不说狼不能立，这样解释似乎是合理了。但是这残忍成性的狼，为什么伏首贴耳甘愿作狈的奴隶呢？狈又是什么形状？还是不得其解，狼狈肖形印就可以得到答案。从狼狈印的图象，可以推断狼狈是仰背的音转，一仰一背，互相勾结为恶，原指的是人，后为诅咒这种坏人坏事，音转狼狈。但是这仅限于形容狼狈为奸的贬义辞，不能以狼狈形容象李密那种进退维谷的为难心情，这只能用《诗经》上的“狼跋”形容才合适。《诗·豳风》“狼跋其胡，载蹙其尾，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”。《集注》“跋，躐也。胡颌下悬肉也。载，则，蹙，跲也。老狼有胡，进而躐其胡，则退而跲其尾”。这首诗历来有说是赞美诗，也有说是讽刺诗的，余冠英先生说：“这是一首讽刺诗，诗中把一位统治者比做老狼，嘲笑他步态丑笨，进退困窘”，没有狼狈为奸的意思。我们常常用“狼狈象”，形容人的惊慌失措或穷困潦倒等窘态，这都不恰当，应该用“狼跋”就恰如其分了。不明白这一点，“狼跋”很容易被通俗的“狼狈”所代替。

跋字误狈还有一个原因，过去将《说文》上的跲字，误识和狈是一字。《甲骨文编》（考古研究所1964年版）有狈字，下注云：“从犬从贝，《说文》所无，今狼跲之跲作狈”。这注解使人误跲为狈，应作修改。《集韵》狈“兽名狼属”是名词，《说文》跲

“步行躡跋也”是动词，很明显是两种辞义，完全是两个字。《说文》跣字，段玉裁引用《诗经》的“狼跋”来作注解，（见段注《说文》）这是很正确的。跣是跋，狼跣就是《诗经》上的“狼跋”，不是“狼狈”。从音韵上讲，跣、跋都入十五部，又是同韵。两千年来，这一个可以说是“微不足道”的小印，启发我们认识狼狈的由来，留下了很好的资料。这说明我国文物，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，等待我们去发现。

古人治印是有所寄托的，偏重于取信，肖形印虽然也有取信的，如图腾、吉祥等图象，但是偏重于玩赏，狼狈印就属于这一类。（吉祥也有取玩的意思）。肖形印和没有图象的吉语、压胜、成语、花押等印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“闲章”。这种供人玩赏的肖形印，在汉代就有记载。（见王伯敏《略谈肖形印》，1958年第一期《文物参考资料》）。

肖形印是古代艺人的创造，它丰富了我国版画史料，可惜研究这方面的人，目前还不过多，应该引起学术界充分的认识。研究肖形印的图象，必须结合中国古代器皿花纹，秦汉画像、陶、砖刻画、石刻玉雕等方面来观察，这样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影响和发展过程，从而进一步认识图象的内在含义，王伯敏同志在《古肖形印臆释》一文中，已举出很好的例证。（见1978年第二期《书法》）。希望有人将肖形印加以分类整理，作出更深入的探讨，特别不能理解的图象，要引起们重视，把它发掘出来，重放异彩！

